

烟台的春天

凌寒

烟台的春天总是来得很艰难。都说烟台几乎没有春天。冬天总是顽固地坚守阵地迟迟不肯撤退,等它终于在春天的较量中败下阵来,夏天早已热情洋溢迫不及待要推门而入了。如果你有漂亮的春装要展示,那可要抓紧,很多时候,春天的身影一闪而过,你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穿上薄薄的夏衣。虽然年年如此,但人总是善忘。第二年,一到立春节气,虽然冬天四平八稳地待在窗外,一看到立春这两个字,就似乎感觉到了春天的气息在身边浮动。迫不及待想:春天来了,天气要暖和了。心里就有点排斥厚厚的冬衣。天气也善解人意地很配合,不久,一般会在某一天,气温骤升,阳光照暖,春天好像甜甜笑着向你走来。有勤快的主妇,立刻就忙着清洗棉衣、羽绒服之类的冬衣,这一季的任务完成,它们该去休息睡觉了吧。可等你刚洗完,气温却马上骤降,冷飕飕的风不怀好意吡牙咧嘴地吹着。这个时候,心里是窝火的。不穿厚冬衣,实在是冷。穿吧,肯定穿不了几天,还要再次清洗。窝火也没办法,你奈天何?天气依然不急不躁,忽冷忽热,乍暖还寒,反反复复,让你爱恼交织。这就是烟台的春天!

到烟台近二十年,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烟台的春天。3月8号开学第一天,气温猛然20多摄氏度,春节刚买的羽绒皮衣是没法穿了,好在刚买了一件黑色的春款外套。暖暖的阳光让人心里欢呼,春天来了!但欢呼声还没停,气温马上弹簧似的降至0-10摄氏度。看着人们匆忙翻出厚厚的大衣套上,我猜春天一定在暗处捂着嘴偷笑。谁让你着急换衣

倾听春天

北芳

春天是大地苏醒的序曲,是百喙竟歌叽叽喳喳的演唱会,是鱼儿咬破浮冰的脆响,是万物开始蠕动的窸窣窣窣,是种子发芽的嘻嘻哈哈,是一串女人采山菜嬉戏的银铃声,是播种着希望的人们喜悦的笑声。春雷是春天大舞台的开场锣鼓,轰轰隆隆,拉开惊蛰的大门,春雨总是在夜里瞓人润物细无声,淅淅沥沥,极有品味地弹着一曲意境幽深的古筝。夜有多深,春雨与大地合奏的乐曲就有多美妙,人就变成了黑暗里享受天韵的虫子。小草兴奋地从泥土钻出来,侧着耳朵,聆听春天的脚步声渐行渐近。

酥枝拂风,吹面不寒,吹绿了草木,也吹绿了时光。燕子衔泥,水面初平,春蚕破茧,小溪唱歌,麦苗拔节,熊蛇舒肢,水暖鸭鸣,柳笛声声。

一粒种子打通任督二脉,天地瞬间宽敞。空气中到处氲氤着生命的激情,在山中大石头上静静地坐着或者躺着,咀嚼阳光的味道,享受春风的飘逸和轻柔,欣赏春草如诗的曼妙,“草萋萋耳雨剪齐”,“长郊草色绿无涯。”虫鸟们在田间村头犄角旮旯里,布起音乐道场,唱着最阳光的歌谣。虫子跳上草尖,开始它们的演唱会。一只蛐蛐是独唱,两只喜鹊二重奏,一坑蛤蟆大合唱,此起彼伏,高低宏细,疾徐作歌,众妙毕集,各抒大自然的美妙音乐,是任何人工的乐队都不能企及的境界。虫鸟们抒发着乡村里最为原始的心事,成为年年春天不请自来乡村的宣传员——虫子一开腔,春天就走向深处了。

温暖的阳光正抚摸着柔软的杨柳,孵出一串串鹅黄色的梦,池塘边婀娜多姿的柳树,俯照身下的明镜,抚弄着发辫,正着手编织一个个绿色的童话。放学归来的顽童,欢声笑语溢满河畔,从绿柳上折下一截截三月,巧手们脱颚出一管管柳笛;稚嘴里奏出悠扬的绿色旋律,汇成乡村之春一道迷人的风景——柳笛声声,一种永远不老的抒情方式,吹出生命的欢歌,大自然的赞语,染绿了父老乡亲的生活和梦境,也染绿了我的诗情。

满山的青绿被布谷鸟的歌唱唱响,花苞的梦被鸟儿吵醒,远方飘来多彩的云,罩在河边的草地上,零星的红黄紫色的小花迷了眼睛。寒号鸟衔着冬季的眼泪,正跟着带来杏花春雨江南的燕子学空窝。鸭子兴高采烈嘎嘎地掏出了一湖碧波,而鸡们扒开烂草的时候,发现了这个春天恩赐的第一个屎克郎,高兴地哼起了下蛋时才唱的咯咯曲。麻雀和乌鸦用不优美的嗓音,自我感觉良好地唱起《春光美》。

“山映花来水映影,人面蝴蝶共徘徊”。春天也是花开的声音。闭上眼睛,用心听。每一朵花开,都有自己的声音。风筝是

服来着?记着,烟台的春天可心急不得!

新闻报道说,2013年烟台的春天是近14年来最冷的一个春天。清明节了,迎春花却开的寥寥。当济南繁花似锦,烟台的树木还“绿色遥看近却无”,玉兰花足足比济南晚开了一个月。要命的是,一天早晨醒来,拉开窗帘,房顶上、屋面上竟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春雪。马上担心枝头的花朵和嫩芽,不知道能否经受得住春雪的严寒。同时心里惊诧,四月飞雪,有谁受了这么大冤屈?

虽然烟台人熟悉了春天的特点,但2013年天气的确有些反常,春天的脚步迟缓得让人有些忍无可忍。有网友签名:烟台,我有点不喜欢你了。更有趣的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。

记者:请问你对烟台四月下雪有何想法?烟台市民:那我能说烟台话吗?记者:可以啊。烟台市民:我阔草鸡了,介似待揍什么,昂?!!叫不叫银过啦,一会儿儿死银一会儿冻死个银滴,个整天儿!记者:能否用普通话解释一下?市民:爱在烟台,难以离开。每次看我都开心得哈哈大笑,暮然感到春意无限,我们烟台人还是很可爱蛮有情趣的嘛!但不懂烟台方言的外地人看了,也许就难以体会其中的妙趣了。

2014年春天的脚步正常多了。也有过从20℃到10℃的小跳跃,但整个三月温度还是较平稳,花啊草啊树啊都抓紧时间红的红绿的绿黄的黄粉的粉白的白,三月底到处已是一派春光灿烂。也许去年天气的确过分了点,春天有些不好意思了,要让烟台人好好享受一下春天。

因为今冬气温偏高,2015年春天的身影似乎很早就若隐若现。自然环境的恶化使季节的脚步有些凌乱,不知道今年的春天又会给烟台人何种感受呢?

开在天空的印象派的花朵。五颜六色的花朵开满湛蓝的天空,花根是人们手中长长的丝线。选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,带上风筝,带上压抑了一冬的心情,带上孩子们的欢声笑语,带上对阳光和春天的憧憬,我们去听春吧。

春天是粉色的,笑声在枝头乱坠,一首唐诗泛起春山的怠倦,人在屋内懒画眉,杏花墙外一枝横,春到梨花意更长,苹果花云蒸霞蔚,蜂蝶竞翅,嗡嗡地低吟着春天颂的赞美诗。浅草没蹄,柳絮飞空;春风撩乱飞伯劳,樱桃花重白夭夭。最耀眼的,是桃花依旧笑春风,白音格力说:“人读桃花,桃花读人,字里字外,都是明媚。”桃花何夭夭,杨柳何依依。漫山遍野是飘着香,哼着曲满心喜悦绽放的声音。春天就在每一朵花开的旋律中,谱出了一曲盛大的春的音乐。

婆婆丁,水灵灵。阳春三月三,荠菜当灵丹。从一颗冬眠的心,到眉眼舌尖,绿油油,甜丝丝,浓妆淡抹,皆是春天。大自然的馈赠,既廉价又直接。野菜绿色会在春天唤醒肠胃,野菜香,回归自然保安康!蒲公英最先一枝独秀地拉开春天饕餮美食的序幕,荠菜早就急不可耐地号起长调呼唤着那些提篮拿铲的农妇们:“荠荠菜,顶锅盖,你妈叫你你不在,你媳妇叫你你跑得快……”小孩子在田垄上抠着绿汪汪的小蒜,手指都绿了——哈,一手春天啊!那些耳顺之年的婆婆们唱着“苦菜花开闪金光,朵朵鲜花映太阳……”昔日吃够了野菜拌苞米面蒸的菜团子,如今却把野菜当成是一种高营养低污染的美味雅俗共赏。昔日拾起掉落的梧桐花,去掉蒂蒂,轻轻吮吸,唇齿留下的一抹微微的甜,如今重温旧梦,吮吮一口——真春天啊,那是我们童年的糖块。

水在春的画轴里流淌,山在春的炊烟里守望,牛在春的版图上耕耘,犁铧惊醒了田垄的睡意,锄头开出一条熟悉的道路。播种春天的希冀,一定会长成秋实的丰腴。万物都唱出自己最灵性心声,把对生命天长地久的爱恋故事吵吵地说给人间。一地麦青,就是一地的希望和满目的启迪,翠绿着春天的清香,妩媚起收获的金黄。时光要把这一地的翠绿绿在肩上,走过春,进入夏,它要圆麦苗儿一片金黄的好梦。一树花开,一山浪漫,憧憬着秋日沉甸甸的收获……所有的生命,崇高的卑微的,强大的弱小的,都以自己的方式靠近这个春天,以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春天的热爱。世间所有美好的细节,都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重复上演了。

一曲春歌在树枝上传唱,一弦春曲在水塘边拨响,一首春颂在田野里激荡,一年的希望在樱桃苹果枝上绽放。诗人们都到大自然去赞美春天了,我却走进原野开始新一轮虔诚的播种,在春天播下希望,在秋天收获成熟。



春染杨柳

林红宾

偶尔翻阅画册,见一幅山水相当精妙,寥寥数笔,甚是简洁,虽属写意,却很传神。几株岸柳,造型古朴;柳丝轻拂,一抹淡绿;两只小鸟,似在对歌。毋庸置疑,作者定然造诣颇深,堪称丹青高手。我细细品味,思绪悠悠,一颗心早已飞回故乡,飞回童年。

那时,西河从北面的深山蜿蜒而来,贴村流过,向南汇入大河。西河两岸全是杨柳,为的是阻挡山洪保护庄稼。我和伙伴们得便就到柳林中玩耍,那里成了我们不可或缺娱乐场所。

每当过了春节,冬自知是强弩之末,行将告别天地间这个历史大舞台,就不那么飞扬跋扈、冷酷无情了,居然变得和蔼起来,即便下雪,也带诗意;雪花硕大,曼舞蹁跹;刚刚落地,旋即融化;故有“打春的雪兔子撵不上”的经典农谚。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;鸟之将死,其声也哀。细细琢磨,冬亦如此。这时节,我和伙伴们时常眺望柳林,观察柳条是否泛青,春之气息是否浓了,春之脚步是否近了。然而,柳条儿光秃秃的,无动于衷,看来春还未起程呢!

其实春已经朝这儿进发了。待到晚上,尤其夜阑人静之际,可听到春风打着呼哨从村中的树梢上、房顶上掠过。有时风声大作,似有千军万马,骁勇驰骋,锐不可挡,追击残冬!这时,冰封的西河开始解冻,河水像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唱着嘹亮的歌儿跑向远方。两边的冰凌不时变幻出奇奇百怪的图像,我和伙伴们总愿沿河观看,目不暇接,美不胜收,如同在欣赏一轴无与伦比的国画长卷,又如在观看两军对峙时所摆设的长长阵势。

杨柳与早春最有缘分,心心相印,十分默契,春何时到来,杨柳最先得知,并且把这消息及时传给外界。杨柳的枝条开始泛青了,只是“远看青青近看无”,难怪说“五九六九,隔河看柳”呢!

大多日子,春风不再料峭,而是细溜溜的南风频频地吹,有时携带细雨趁夜而来。窸窸窣窣,隐约可闻,如同恋人在娓娓倾吐心声,抑或在甜甜地接吻。这微微的翕动之声犹如美妙的小夜曲,带有喜滋滋的抒情味儿,令人回味无穷。

翌日清晨,雨过天晴。泥土经春雨滋润,散发出庄稼人特别喜欢的醉人气息。棉絮样的云朵蘸着春雨将天幕擦拭得愈发深邃而透明。一夜细雨轻洒,洗净了故乡一冬的污垢,村舍、阡陌,原野无不焕然一新。

凡是经过春风抚摸、春雨滋润的向阳之处,无不率先记录下春之芳踪。山坡上,地堰下,山道边,小草相继破土发芽,一个个睁开惺忪的眼睛相互问安,并且恭候同伴出来聚会。它们怀揣一颗虔诚而感恩的心,为大地母亲编织一身绿装。

河畔上,蒲公英从隔年的枯草中绽放出金灿灿的花儿,这一朵那一朵的,就如天将破晓时夜空中尚存的几颗星斗,那么璀璨夺目。老姑子花开得紫蒙蒙的,在枯草中格外显眼。湿李花含苞欲绽时绿莹莹的,仿佛簇簇翡翠。芫条花则箍满了枝条,好像一个紫色的鸡毛掸子。还有一种叫不上名字的植物,开着蓝色的小花儿,就像用蓝宝石制作而成。这些花儿异彩纷呈,竞相媲美,都在

用全部的心智和情感,为大地母亲的新衣点缀上精美的图案。看啊,田野上的荠菜也开花了,白茫茫的,都露出靓丽的脸庞,放开歌喉,歌颂大地母亲,歌赞如期而至的春天!

西河的杨树也开花了,那些花儿俨然深紫色的流苏,一串一串的,将杨树装扮得珠光宝气,富丽堂皇。柳丝儿也鼓起芽苞,日趋膨胀,行将绽裂,就如系着串串绿色的小蝌蚪。我和伙伴们迫不及待地来到柳林中,久别重逢般与柳树亲热起来,脱下鞋和袜子,如同一些小猕猴双手抱树,嗖嗖嗖地爬将上去。我们向来爱惜树木,从不乱撅树枝,只撅下一些细小的枝条。回到树下,将细条儿去掉多余部分,用手轻轻一拧,用牙咬住里面的白条儿,将其慢慢抽出来,剩下不足一拃长的皮儿,然后用指甲在其上端刮出嫩皮,再将口儿捏扁,一支柳笛就做成了,吹起来呜呜作响。有的将三四支衔在唇间,用力一吹,各有声韵。柳林里荡漾着绿色的音符,洋溢着无限的童趣。柳笛吹腻了,我们分为两拨,用柳条儿编个圈儿,上面再插上一些枝梢,戴在头上,模仿侦察兵煞有介事地潜伏在大树后、灌木里,表演摸岗哨,攻阵地,冲杀声此起彼伏,这都是从电影里学来的。有时,我们在河畔上捉蝴蝶,在河里捉鱼摸虾,然后返回柳林捉蚂蚁玩。下大雨时,山洪时常冲出河道,漫过柳林,消退之后,就会在柳林中淤下一层松软的细沙。蚊狮捷足先登,在细沙上设计出漏斗状的陷阱,专等蚂蚁、瓢虫等小动物误入圈套,以便将其猎获。它虽有四条腿,但从不行,惟用屁股向后蠕动。你把它挖出来,放于掌中,再盖上点沙,它会把你弄得怪痒痒的。玩够了,我们也不伤害它,会把它重新放到细沙上,转眼工夫它就会潜入沙下,不见踪影。

柳林中时常有鸟儿光顾,紫燕居多,一个在河边忙着衔泥垒窝。有时会遇上长相俊俏、口齿伶俐的黄鹂。它会站在枝头歪头灰脑地朝我们啼聒,分明在询问我们:“你你你,干啥哩?”我们应声作答:“我我我,做游戏,你你你,干啥哩?”它不假思索,直抒胸臆:“觅食吃,觅食吃。”看样子,这只黄鹂挺喜欢我们,与我们拉了一会儿呱儿就飞走了。

当杨柳的嫩叶越长越大,颜色越来越浓,杏花就开了,再过几天,桃花又开了,尔后梨花、樱桃花、苹果花、海棠花就会相继开放,那可是斑斓多姿,争奇斗艳,不仅仅是春染杨柳,而是春色满园哩!

布谷鸟是庄稼人的朋友,恰到好处地飞过故乡上空,不厌其烦地提示人们:“播谷播谷,切莫疏忽。”

在布谷声中,梯田里响起了声声耒铃,田野上人们在忙着播种了。

春染杨柳,也染绿了我们的童心。杨柳长了一圈年轮,我和伙伴们则长了一岁;杨柳长高了,我和伙伴们也长大了。

后来,乡亲们无节制地生儿育女,导致人口大增,粮食供不应求,为了生存,只好改河造田,将西河改到西山脚下,河畔上的柳林随之荡然无存了。但是,儿童时代的西河和柳林,如同珍贵的照片仍然保存在我的记忆深处,令我百看不厌,常看常新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

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邮箱:
xingzouyantai@126.com